Globethics Repository



聖經的莊嚴敘事解析——以《士師記》為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n, Peixua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11-16 18:18:1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79

圣经的庄严叙事解析

——以《士师记》为例

林 佩 璇

内容提要：圣经作为西方文化、文学、宗教的元典，其情感色彩与庄严、崇高紧密相关，这种情感弥漫于圣经全部文本中，感染着历代读者。本文回顾了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情感理论，探讨了情感在维系读者与作者的思想交流，达成美学修辞效果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文艺作品的情感通常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态得以诠释，本文以《士师记》为例，从叙事背景、叙事主角和叙事情节三方面分析圣经庄严叙事的建构。

关键词：情感；庄严叙事；圣经；《士师记》

A Survey on Sublime Narration of the Bible

——Taking The Judges as an Example

LIN Peixu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cultur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the Bible has maintained its sublime and solemn emotion which is pervasive around the whole context of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Bible and has influenced the readers of it. By tracing back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opinions on emotion in the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clare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emotion in holding together the thoughts of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s, and achieving aesthetic effect of the works. The emotion of literary work is always conveyed by certain substantial ways in the context. In light of this, by taking The Judge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biblical sublime narration from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narrative role and the plots in The Judges.

Key words: emotion; sublime narration; the Bible; The Judges

情感是文艺作品的构成要素。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左传》等就已提出"诗言志",认为"诗等文艺是表现人们思想、志向、意志、抱负的手段"。①其中所谓的"思想"、"意志"、"志向"、"抱负"其实都与情感息息相关。圣经作为西方文化、文学、宗教的元典,其情感色彩与庄严、崇高紧密相连,这种情感弥漫于圣经全部文本中。本文拟依据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情感理论,以《士师记》为例分析圣经庄严叙事的建构。

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情感"关怀

综览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者源源不断地表达着对"情感"的关注,古典时期以及18至20世纪之间尤其出现两次"情感"讨论的热潮。

情感论曾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左右的数百年间名噪

① 邱明正、朱立元:《美学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一时，虽然多数学者仅仅对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印象深刻。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曾不约而同地在《诗学》与《诗艺》中论及艺术作品的情感传递问题。亚氏从作者对作品情感把握的角度指出："在禀赋相似的情况下，那些体察到人物情感的诗人的描述最使人信服。例如，体验着烦躁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烦躁，体验着愤怒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愤怒。"①之所以强调作者创作时把握情感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作品对事物的"描述"，最终关系到修辞"描述"对读者的影响。贺拉斯论及文艺作品之"魅力"，以及作者的愿望与读者心灵的相通性，认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配以威吓的词句，戏谑配以嬉笑，庄重的词句配以严肃的表情。"②以上两段论述说明，两位大师都注意到情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递，以及传递过程对读者心灵的触动和影响。

继之，朗吉弩斯将文艺作品的情感置于特定的"崇高"情绪中进行讨论，其《论崇高》一文围绕"崇高"情绪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展开，提出崇高语言的五个条件，即具备庄严伟大的思想；具备强烈而令人激动的感情；运用修辞的技巧；运用高雅的措辞；整个篇章结构融为一体时须呈现出高贵与卓越。③他对崇高情绪的积极效果做出肯定性评价："崇高的思想感情造就一个崇高的作家……崇高的思想能产生崇高的作品，而崇高的作品则能净化人的灵魂。"④这席话阐明崇高情感与文本创作的共生关系，以及外在的"情感"内化为作家情感，进而传递到作品中生成作品情感，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5页。

② 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③ 张中载：《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④ 同上，第11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乃至影响于读者心灵的过程。上述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朗吉弩斯有关“情感”的见解构成西方古典文论中“情感”讨论的第一次高潮。

朗吉弩斯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西方文论对“情感”的讨论一度沉寂，直到16世纪斯卡利杰和霍布斯再度提出感觉、心灵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情感理论。斯卡利杰认为：“语言是表达心灵的手段，它凝结着智慧。”①霍布斯指出：“任何论述都不能达到对事实的绝对认识，对事实的认识最初源于感觉，而后成为记忆。”②18世纪，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开始出现西方文论第二次讨论“情感”的热潮。洛克致力于人的经验感知研究，提出“意识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自感知实践”。③约翰·丹尼斯认为，诗歌借以达到其目的的适当手段是唤起激情。④伯克将崇高界定为一种美，并对崇高美和秀丽美做出分类阐释。⑤19世纪初期，威廉·华兹华斯发表名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⑥穆勒也指出：“为了作用于情感而把思想和意象带给心灵的做法并不仅仅属于诗歌，这也同样是小说家的领域。”⑦时至20世纪初，I. A. 理查兹进一步论证了“情感”因素不仅对诗歌体裁，也能对其他文学体裁发挥作用。⑧

① 张中载：《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② 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③ 同上，第56页。

④ 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愈，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⑤ 张中载：《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⑥ 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愈，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⑦ 同上，第177-178页。

⑧ 同上，第311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二、庄严:圣经叙事情绪

作为基督教的元典,圣经不仅展现了以色列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纷繁复杂的文化习俗,还传递出一股恒定的情绪,它感染过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笔者2005年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做过一项有关"圣经语言研究"的问卷调查,证实圣经传达了庄严的情绪。75%的参与者承认,他们阅读圣经时都体验到一种严肃而敬畏之情;换言之,圣经能将其文本那庄严、肃穆的情绪成功地传递给读者。

What emotional response do you get from reading the Bible?( )

A.happiness; B.sadness; C.awe; D.seriousness; E.fear; F. another emotion

题目的中文大意是:

您阅读圣经时有何感受?

A.高兴;B.伤心;C.敬畏;D.严肃;E.恐惧;F.其他感受

75%的学生回答时选择了C和D。

圣经庄严情绪的产生与其宗教背景和意识形态属性不无关系,宗教体现的情感是普通人对超自然对象的崇拜,即如黑格尔所论:"崇拜是构成所谓宗教的不可动摇的复杂而综合的中心。"[①] 崇拜使人与神之间形成特殊的被驾驭与驾驭的关系,人在神面前始终处于匍匐听从的状态,体验到某种庄严、肃穆及敬畏的情

① 雅克·德里达:《宗教》,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2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感。西方古典文论时而论及圣经的情绪，如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提到“沉默的或质朴的崇高”时，便举出《创世记》卷首“要有光”的例子，[①]认为圣经话语是崇高、质朴的典范；18世纪英国文论家约瑟夫·艾迪生也说：“在《旧约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好几个片段，比起荷马的任何作品都更为庄严、崇高。”[②]

圣经是一部整体性极强的作品，“庄严情绪”在其文本中一以贯之。情绪是文艺作品的形而上表征，需要一定的物质依托才能在文学文本中生存，即如谭学纯、唐跃解析小说创作中情绪与形式的关系时所论：“小说创作首先起于创作主体的情感冲动，并随之形成小说家心中的幻想世界，为了表现这一世界，存在于创作主体心理深层的主观情绪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形态，使之表象化和客观化。艺术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符号集成的性质。”[③]他们将小说艺术世界分解为形象层面和情绪层面，将语言情绪定位于情绪层面，并道明小说情感与语言形式存在密切的联系：“优秀的小说家索性让情感潜隐在、蛰伏在语言形式中；让语言情绪缭绕，蒸升在小说的语词、语式、语流、语调中，弥散、延伸在小说的字里行间。”[④]可见，圣经的庄严情绪能够在其文本中找到证据。圣经文本的将近三分之一篇幅是叙事，其中的庄严情绪乃是一种庄严叙事的情绪，下面就以《士师记》为例，解析这种庄严叙事的建构。

三、《士师记》中庄严叙事的建构

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从事件、人物、时间、聚焦、层

① 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愈，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② 同上，第128页。

③ 谭学纯、唐跃：《语言情绪：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层面》，《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④ 同上。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次与声音、言语再现等方面剖析叙事作品;[①]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也从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与节奏等方面探究小说艺术。[②]可见时间、空间、人物、情节等是叙事的基本要素。圣经文本不仅在叙事时空和人物设计上表现出宏大、庄严的特质,在叙事体式和情节构成上也体现出庄严的意味。[③]《士师记》属于历史叙事,就情感因素而言或许算不上最典型的庄严叙事,但考察士师叙事的点滴内容,仍能发现某些庄严叙事的建构。该书的叙事主基调与圣经文本大体一致,在细节上却有独到特征,如以战争为庄严叙事的时空;以士师为类型化的人群等。

1.《士师记》中肃穆的叙事时空

时空是叙事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故事情节推进的背景。《士师记》的时空聚焦于士师时期,那是以色列民族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以色列民族史上,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后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与迦南人及其他种族经常发生军事、政治、宗教、文化的冲突。士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战争和军事冲突构成士师故事系列的叙事时空。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或部落之间、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以暴力形式解决纷争的最后手段,通常也是最迅捷、最有效的消除纷争手段。当然,战争亦可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先前秩序的破坏或维护、摧毁或重建。战争涉及暴力行为,暴力行动的情景通常是紧张、严肃的。从以色列民族的立场看,士师时期的战争是维护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正义之战,在给人以紧张感和严肃感的同时还带有浓厚的正义色彩。士师典故中的战争背景及其给人带来的民族正义感使叙事过程中

①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目录。

②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目录。

③ 林佩璇:《圣经的权威话语与庄严叙事》,《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的人物富于“强烈的、激动人心的感情”，这为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叙事时空创造了条件。

2.《士师记》中庄严的士师形象

以色列士师有别于其他圣经人物的重要特征，首先表现为他们的产生方式及其负载的历史使命。据载士师由各支派成员推选，在本民族陷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族人找到一条摆脱苦难之路。他们在一个种族混居的年代，在军事、政治、宗教、文化冲突接连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以艰苦卓绝的业绩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其产生既合于时代的要求、民众的要求，也是士师个人的意愿所归，带有三者合力的性质。他们得到民众的认同和爱戴，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作为以色列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士师身份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他们在以色列社会中扮演着双重领导者的角色。“士师”一词源于希伯来文“审判官”，王忠祥等将其释义为“裁判者、复仇者”，[①] 梁工多方面诠释了他们的社会功能，称“士师是以色列人立国之前各支派的首领，战时是军事统帅，平时是管理民事的审判官”。[②] 从中可见士师在以色列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功能性，他们既充当民族领袖，又兼任神职人员（祭司）；既是战场上的指挥者，也是政治、文化、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作为以色列民众的全方位领导人，士师具备近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权威人物为叙事主角，无疑能为所叙之事增添庄严的色彩。故事中的士师每每带领民众取得胜利，使民众欢欣鼓舞，情感得到激发，以致整个故事的叙事情绪更加庄重而昂扬。士师们以类型化人物群体的形式出现，《士师记》先后讲述了十二位士师的人生历程，其类型化的人生经历营造出气势恢宏的庄严美。

① 王忠祥：《圣经故事新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② 梁工等：《圣经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3. 模式化战争情节与庄严叙事的构建

议及《士师记》的模式化情节，如果说战争背景和士师角色为该书预设了恢宏的叙事舞台，每个士师的故事就是点缀于其上的朵朵小花。圣经是由众多故事汇合成的一个大文本，各种大小故事散布于其文本各处。士师时期历经一百多年，由十二位士师相继管理各支派事务，其中俄陀聂、以笏、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为大士师，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经历，诸如以笏刺杀伊矶伦、底波拉击败迦南王、基甸征服米甸人、耶弗他击败亚扪人、参孙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等。士师作为类型化的人物群体相继出现，其故事情节备具模式化特征。各主要故事的发展轨迹一如下图所示：

序号	故事的缘起	士师的兴起	士师的战绩	故事的结局
1	以色列人在摩押王伊矶伦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	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为之兴起拯救者以笏	以笏进见摩押王伊矶伦，用暗藏的短剑杀死他	全歼摩押一万勇士，使本国太平八十年
2	以色列人落入迦南王耶宾的残暴统治下	上帝呼召女士师底波拉带领人民与暴君作战	底波拉派巴拉率军与西西拉交战，大获全胜	耶宾王的残暴统治被以色列人推翻，实现太平
3	以色列人沦为米甸人的奴仆，苦不堪言	上帝选择亚比以谢族人基甸为众人的拯救者	基甸带领三百勇士夜袭敌营，战胜米甸人	以色列国中再度安康，得享太平四十年
4	以色列遭遇亚扪人攻打，陷于苦难之中	耶弗他被选为领袖，担负起克敌制胜的使命	耶弗他一举攻克亚扪人的二十座城，所向披靡	亚扪人被以色列制服，耶弗他献出女儿为燔祭
5	以色列人遭逢非利士人统治，陷于苦难生活	但族人玛挪亚的儿子参孙得神赐福，力大无比	参孙屡次捉弄或击打非利士人，威震敌胆	参孙与三千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及其对手虽然各不相同，却都以战争为背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景，场面宏大，属于典型的战争叙事。从诸多故事中能梳理出两条模式化线索：其一，就单个士师的人生而言，都经历了被选、创业、置业三个阶段。其二，从故事发展的轨迹看，大都经历了故事的缘起、士师的兴起、士师的战绩、士师治理族内事务的过程。

分析全书的总体构思，可知士师们均兴起于以色列人在苦境中对上帝的呼求，继而在重大战事中为本民族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以本族人得享太平盛世为结局。梁工将此叙事模式概括为以色列人“犯罪—受罚—忏悔—得救”的四部曲，[①]以“苦难”为起点，以“圆满”为终点。它与弗莱所谓的U型模式相吻合，即背叛的民众落入灾难与奴役，继之是悔悟，然后获得解救，又上升到几乎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②]圣经通常被视为一部“神圣喜剧”，士师叙事的U型模式就是在喜剧性叙事的框架中表现出庄严神圣的色彩。

考察上述两个模式化的情节线索，笔者深感士师叙事中暗藏玄机，它们体现出潜隐于士师故事中的中心角色——上帝。第一条模式化线索从叙事第一阶段“被选”开始，就埋下“上帝决定一切”的故事起因。士师的故事情节之所以出现规律性的转折与变化，是因为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驱动，使之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达成相似的结果。那种力量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是选择、委派士师的人，是士师的拣选者，是其人生行为的潜在支配者，也是以色列民族命运的最终主宰者。

士师们“创业”、“置业”阶段的故事多以战争为背景，涉及一些具体战斗，然而行文对战争过程却仅做简略描述，一带而过，其间士师们遇到特殊困难，总能顺利应对，前提是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如底波拉与西西拉交战时，西西拉拥有数百辆铁甲战车，底

① 梁工：《圣经文学导读》，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

②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波拉的士兵难以抵挡，但上帝却“命令上天下雨……西西拉自命不凡的铁车在烂泥中越陷越深”，底波拉得以乘势追击，大获全胜。耶弗他及参孙的胜利也直接源于耶和华的协助。可见上帝是对战争发展态势及其结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的角色。

由此可见，《士师记》的战争叙事中含两个主角，战争内的主角是士师，战争外的主角是耶和华上帝。虽然每个士师的故事都构成其独立的行动圈，但所有士师故事中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战争外的主角耶和华涉入所有士师的行动圈，[①]作为一个恒定的功能项在全书的叙事中发挥永恒的主导作用。这说明其叙事者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士师们的英雄形象，还在于烘托士师群像背后的主宰者——上帝。作者让形形色色的士师叙事情节受控于独一上帝，以便突出上帝的至高无上，反复确认其崇高的位置和神圣的权威。这是作者对情节和角色刻意进行的修辞设计，它以内隐方式展示出上帝的强大和卓越，借以赋予士师故事一种庄严色彩，使读者领悟到寓于其间的庄严叙事情绪。

结　语

文艺作品的情绪依赖各种物质形态潜隐于文本之中，在诸多语言形式的合力下形成。多样化的语言形式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修辞设计手段，语言情绪的生成和传递则是作者创造和传播文本的真正目的所在。当代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认为，文学艺术涉及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四要素，四要素之间构成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语言情绪是这几组关系之间的纽带。任何一部作品的生成和传播都会从作者出发，历经文本语料组建、

① 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74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文本信息传递，直至读者接受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文本和众多语言形式，还会涉及作者和读者，属于修辞行为的范畴。作者作为这一修辞行为的实施者，为了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成功地传递给读者，必定有意采用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如在圣经叙事要素中注入庄严因子），以便读者能够正确捕捉潜隐于文本中的语言情绪。语言情绪是作品的“文心”，是读者把握文本内核的关键；只有正确地感悟它，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才能真正贴近文本，领略其审美价值。

作者林佩璇，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主要学术方向为圣经研究、修辞话语研究、英汉汉英翻译研究。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